

新小說

第貳年捌號
(原第貳拾號)

人孖之勿茂哇爪



人孖之加利美亞



新小說第貳年第一號目錄

(原第二十號)

●圖、畫

爪哇茂勿之存人

亞美利加之存人

●歷史小說

痛史

我佛山人

第十七回越國公奉駕幸廬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

國●第十八回滅宋室生致文天祥 論圖形氣死

張弘範●第十九回渡機謀文丞相歸神 念故主

唐玉潛盜骨

●社會小說

四五

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

我佛山人

●第三十回試開車保民船下水 誤紀年製造局

編書●第三十一回論江湖揭破偽術 小勾留驚

目錄

遇故人●第三十二回輕性命天倫遭慘變 豁眼
界北里試嬉遊

●社會小說

八一

九命奇冤

嶺南將叟重編

第二十七回一道旨調去兩廣督 十萬金再沈九

命冤●第二十八回大做華筵偏是幸災樂禍 傳

來警信頓教胆戰心驚

●社會小說

九七

黃繡球

頤頤述

第十六回敲糖羅王老娘說書 擬圖額黃通理勸

學●第十七回景福堂內四人聚談 陳鄉紳家二

次做壽

●劄記小說

一二三

知新室新譯叢

知新室主人譯述

目錄

弁言●頑童●傘●演說●以題爲戲●魚網

●傳奇小說……………一三一

愛國魂傳奇

川南筱波山人著

第二齣勤王

●劇本……………一三五

班定遠平西域

曼殊室主人度曲

第三幕平虜●第四幕上書

●雜錄……………一四五

新笑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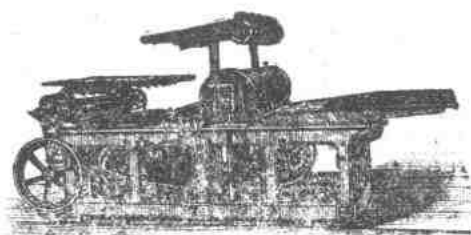
則捐

某貴族●裴景福●試父●鐵良●裴景福保險●

堂上親供

●附錄……………一四九

小說叢話



歷史
小說
痛史

我佛山人

第十七回 越國公奉駕幸匡山 張弘範率師寇祖國

却說程九疇、宗仁、胡仇，看見金奎等一衆穿了孝服，迎下山來，都不免吃了一驚。胡仇頭一個性急，連忙加上一鞭，走到碼頭相近，便滾鞍下馬，不及寒暄，先問沒了甚人。金奎也下馬道：「且到山上去說。」遂向前與胡九疇厮見。又與宗仁見過，人數重新上馬登山。宗仁留心看時，一路上的情形，大爲改觀了。道路也修好了，樹木也蔥鬱了。山坳內房屋又添了許多了。一路觀看上山，到了攬夷會門前下馬，相讓入內。只見大堂之上，也盡都掛了孝。宗仁便問沒了甚人。岳忠道：「三位還未得知。今上皇帝龍馭上賓了。一句話只嚇的程九疇面如土色。忙問是幾時得的信。岳忠道：是前天得的信。九疇不及多問，搶步到了大堂上面。看見當中供着御靈，便當先哭臨了。衆人也隨班行過禮。岳忠金奎纔讓三人到左壁廂的三間大廳上敘坐。九疇方纔細問情由。岳忠道：自從宗胡兩位去

後不多兩天。有十多個韃子。販了五百匹馬。在嶺下經過。被我們捉住。得了馬匹。考驗起來。可喜都是些上好的馬。因此就立了一個馬探部。選了精細的兵士。分投探事。隨時飛報。此時派在外面探事的有二百起。所以外面信息甚是靈通。三天五天。總有各路的信息報到。這個警報。還是三天以前報到的。據報說。去年十一月。元將劉深。起了大兵來寇淺水灣行在。張世傑竭力抵擋。爭奈韃兵勢大。支持不住。只得率領殘兵。奉了御駕。向秀山進發。走到井澳。遇了大風。損壞了御舟。左右侍衛。與及皇上。盡皆落水。幸得張世傑懸下了重賞。衆兵丁一齊。鳧水施救。方纔救起。從此就得了個慢驚的毛病。劉深那厮。又追將過來。只得帶着病。逃到謝女峽。陳宜中丞相。見勢頭不好。說是到占城國借兵。帶了十多號船去了。直到此時。不見回來。到得今年四月。便駕崩了。當下一衆大臣。都要散去。幸得陸秀夫慷慨說道。大行皇帝雖然上賓。廣王乃度宗皇帝之子。現在軍中。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。今百官有司皆具。士卒數萬。天若未絕。

中國。何嘗不可據此恢復。說得衆人應允。方纔奉了廣王即皇帝位。上太行皇帝廟號。爲端宗。宗仁道。文丞相此刻在何處。不知可曾探得。岳忠道。文丞相初出兵時。聲勢極大。首先復了梅州。張世傑克復了潮州。陳瓚克復了興化軍。一時韃兵喪胆。廣東制置使張鎮孫。也乘勢克復了廣州。於是吉安贛州一帶。盡行克復。大兵會於會昌縣。張世傑一路也乘勢攻打泉州。克復邵武軍。招降了海盜陳弔眼。許夫人。兵勢也不弱。後來韃子那邊。來了一員賊將。叫做甚麼李恒。帶了一枝韃兵。探得文丞相在興國縣。便輕騎前來襲擊。文丞相不曾提備。敗了一陣。打聽得鄒淵在永豐縣。有數萬兵士。便打算到那裡去。誰知永豐先被韃兵攻下了。文丞相率領殘兵。走到石嶺地方。人困馬乏。走不動了。便分付且割下行營。略爲憩息。誰知李恒追兵已到。衆兵士喘息方定。那裡還敢接戰。只得拔隊先行。副將宗信。帶領五百名兵士斷後。等李恒兵到。便揮兵殺回。直殺入韃兵陣內。左冲右突了一回。後又殺將出來。李恒見他以寡敵衆。勇氣百

倍。疑有伏兵。不敢追趕。宗信殺出來後。就在山坡前割住小歇。韃兵此時四面圍將過來。用強弓硬弩。一陣亂射。可憐宗將軍和五百兵士。同時殉國了。宗仁聽得。不免淒然下淚。岳忠又道。李恆既射殺了斷後兵。便一路掩殺過來。追到空隄地方。我家兵盡行潰散。趙時賞被韃兵捉住。問他是何人。他便冒充了文丞相。李恆信了他。文丞相方纔得脫。一路招集殘兵。在海豐縣割住了幾時。此時聞得出駐在麗江浦。觀便要圖克復廣州。宗仁道。怎麼廣州又陷了麼。岳忠道。但廣州興化軍。及潮州都陷了。韃兵破興化軍時。惱陳瓚不肯投降。把他分屍數段。殺得百姓血流成河。潮州是殺得雞犬不留。說來也是可慘。當下各人嘆息一番。程九疇傷感之下。便得了個怔忡之症。不能起行。宗仁聽得兄弟宗信殉了國難。也是十分傷感。因此得病。都耽閣下來。只得暫住幾天。再定行止。忽然一天馬探回來報說。都統凌震。又克復了廣州。胡仇聽得。便對衆人說道。此刻程宗一位。都生病在此。不能復命。不如我到廣東走一次。順便打探軍

情如何。衆人都道如此甚好。胡仇即日結束停當。背了行李。騎馬下山。向廣東進發。一路上曉行夜宿。只覺得景物都非不勝黍故宮之感。越過了福建界。到了廣東地方。直向廣州進發。說不盡那兵荒馬亂情形。真是令人傷心慘目。到得廣州。與凌震相見。方知廣王即位後。改元祥興。就以今年景炎三年。改爲祥興元年。升廣州爲祥興府。先帝崩於礪州。此時陸秀夫張世傑奉祥興皇帝。遷至新會之崖山。此時計程還在路上。胡仇得了此信。便問凌震討了一號海船。沿路迎將上去。走到新會地方。恰與大隊兵艦相遇。胡仇叫把船攏近。先問了張世傑坐船。駛得兩舫切近。便使人通名求見。世傑忙叫快請。胡仇跨過船來。相見已畢。便訴說一切。世傑不勝切齒道。我若不雪此仇。誓與此舟同沈。於是帶了胡仇。到楊太妃御舟復命。太妃說胡仇奏說一切。也是無可如何。只說得一聲卿且退去歇息。世傑又引到祥興皇帝御舟。上得船時。有兩名御前護衛擋住。教且在前艙歇息。此刻陸丞相正在和皇上講大學章句呢。世傑胡仇

只得在外面等候。過了。好。一。會。那。御。前。護。衛。進。去。探。問。過。兩。回。方。纔。有。旨。出。來。宣。世。傑。胡。仇。兩。個。進。去。胡。仇。便。跟。着。世。傑。進。去。舞。蹈。已。畢。將。到。大。都。一。切。情。形。奏。聞。那。祥。興。皇。帝。纔。得。八。歲。一。點。事。也。不。曾。懂。得。那。復。命。一。節。不。過。是。個。禮。節。罷。了。只。有。陸。秀。夫。侍。立。一。旁。垂。紳。正。笏。望。之。儼。然。不。可。侵。犯。說。句。俗。話。就。猶。如。廟。裡。泥。雕。木。塑。的。神。像。一。般。把。一。個。八。歲。孩。子。也。被。他。拘。束。得。端。端。正。正。的。坐。在。上。面。胡。仇。奏。完。了。也。不。曾。懂。得。回。答。一。句。甚。麼。還。是。陸。秀。夫。代。傳。諭。旨。叫。且。退。去。歇。息。世。傑。胡。仇。退。了。出。來。回。到。中。軍。船。上。世。傑。歎。道。陸。君。實。也。不。愧。爲。一。代。大。儒。只。是。迂。濶。了。些。天。下。事。鬧。到。這。個。步。位。皇。上。的。年。紀。又。不。曾。長。大。他。只。管。天。天。講。甚。麼。大。學。我。豈。不。知。大。學。是。講。修。齊。治。平。之。道。然。而。對。着。八。歲。孩。子。去。講。未。免。太。早。了。些。胡。仇。道。教。導。也。是。不。能。少。的。此。時。若。不。把。道。德。陶。融。了。將。來。長。大。親。政。時。天。下。事。更。不。可。問。了。只。是。大。學。未。免。太。高。深。了。何。妨。取。淺。近。的。先。行。誘。導。也。好。等。聽。講。的。易。於。入。耳。並。且。連。年。兵。敗。遷。徙。流。離。三。宮。北。狩。這。等。大。恥。大。辱。也。

應該時常提在嘴裡。好使皇上存了個國恥在心。方纔能奮起精神。力圖中興。呀。將軍何不勸勸陸丞相。吃世傑道。我何嘗不勸來。可奈他說報仇雪恨。恢復疆土。是武臣之事。啓沃聖德。致君堯舜。是他文臣的事。倒叫我只管設法殺敵。不要管他。他言之成理。叫我也無可如何。正說話間。內臣賞到了御旨。封胡仇爲軍前督參。就留在軍中聽用。胡仇受封謝恩畢。然後與宗義宗智相見。說起宗信殉國一節。不免弔唁一番。從此胡仇留在軍中。不在話下。且說大隊船隻。乘風破浪。不日來到厓山。這厓山。在新會縣南八十里。大海當中。與奇石山相對。遠遠望去。猶如兩扇大門一般。好個形勢。這兩山之中。便是海潮出入之路。山上人民。聚族而居。平時也設兵戍守。所以山上有個鎮府衙門。船攏了岸。世傑便和秀夫商量。要奉兩宮登岸。先到鎮府衙門駐蹕。再作後圖。商定之後。奏聞楊太妃。使備了法駕。請兩宮登岸。此時顛沛流離之際。法駕也是有名無實。不過草草應酬。兩乘轎子罷了。一時島上居民。聞得太妃皇上駕到。無不扶老

擡出朱轎。此時正是六月時候。海邊的天氣無常。御駕正在前行。還不曾走到有人家的地方。忽然天上起了一片黑雲。順風吹來。登時佈滿空中。便大雨傾盆。雷電交作起來。一時無處躲避。抬轎的人。只得冒雨向前飛跑。偏又狂風大作。把轎頂揭去。喜得走不多遠。路旁有一座古廟。轎夫便連忙抬了進去。隨從的人也跟着進來。一個個都是淋漓盡致。氣喘吁吁的了。太妃下得轎來。便忙着叫人在行李內取出衣服。代祥興皇帝換出濕衣。自己也換過了。這一場雨是暴雨。此時早又雨過雲開。現出一輪紅日了。宮人們便取太妃和祥興帝的濕衣。到廟後去曬晾。又苦於沒有竹竿之類。只得把衣服抖晾在一種小樹之上。這種小樹。土人叫他做山桔。到了秋天。結成一種指頂大的小菓。顏色鮮紅。也可以吃得。不過味道畧澁罷了。說也奇怪。這山桔樹的樹身。與別的樹本來無異。自從披掛過了御衣之後。那樹身忽然長出了許多斑節。七高八低。或大或小。就如龍鱗一般。以後便永遠如此。土人說他因為披過龍袍。所以留

下這點古跡。因此就叫他做龍纏山桔。最奇的這山桔本是廣東的土產。然而除了這座廟後的別處所生。一律都是光身。沒有斑節的。豈不是一件奇事麼。唉。此時是講究文明進化。破除迷信的時候。任憑你說穿了嘴。寫禿了筆。要破除愚人的迷信。還怕來不及。我却無端的引入這麼一件無稽之事。不經之談。不怕被人笑話麼。不是這等說。因為此時新會果然有這種山桔。果然是別處地方所無的。故老相傳。都是如此說。所以我引了出來。正見得我中國人心不忘故主的意見。並不是迷信的話。閒話表過不提。且說張世傑奉兩宮到了崖山之後。便移檄廣右諸郡。徵取錢糧。一面遣人入山採伐樹木。一面招募工匠。起造行宮。又趕造戰艦。招了鐵匠。打造軍艦。朝夕訓練士卒。以圖恢復。從六月趕到十月。方纔畧有頭緒。話分兩頭。且說文天祥自從空阬兵敗之時。一妻二子。早在軍中失散。却被韃兵獲住。問知係文天祥妻子。便要派兵護送他到大都去。須知他是一門忠孝的人。那裡肯跟他到北邊去。便都自盡了。天祥退到

循州招集殘兵。往海豐劉住。將息了幾時。便進龍江浦。偏偏又遇了一場瘟疫。兵士死的甚多。正在憂悶之間。接了家報。他的老母親及一個長子。又都死了。天祥忙便上表奏報丁憂。陸秀夫與張世傑商量。此時正是邦分崩離析之際。豈可聽其閒居。並且他若丁憂回去了。那一枝兵。實在也無人可以統帶。遂擬了一道詔旨。溫語慰留。又奏聞楊太妃及祥興帝。遣官前去賜祭。天祥得了詔旨。自念家屬已盡。賸得孑然一身。樂得盡忠報國。於是墨經從戎。進兵潮陽。恰好鄒淵也練成了一枝兵馬。前來相會。那時外寇既深。而本國的盜賊也自不少。有兩個海盜的渠魁。一名陳懿。一名劉興。在潮州海面一帶。出沒爲患。文天祥想內患不靖。難禦外侮。遂差了一員將官。坐了小船。訪到二人巢穴。勸令投降。二人不肯降。並且出言無狀。差官回報。天祥大怒。撥了一枝水師。乘了兵艦。出海征勦。那海盜本來是烏合之衆。見官兵到了。便張皇失措。劉興早被一枝流矢射中。落海而死。盜衆益發大亂。陳懿見勢頭不妙。便轉舵逃走。干不合。萬

不合。這枝官兵不合不去追趕。被他逃生去了。他逃到半海。恰遇了韃子大隊兵船。陳懿便在自己船桅上。豎起降旗。韃兵望見。以爲是宋家兵馬。下令駛近。陳懿便到中軍船上去叩見元帥。你道這元帥是誰。原來就是張弘範。此時伯顏已回大都。張弘範受了天地父母之恩。的那個異種異族皇帝就封了他做都元帥。封了李恒做副元帥。這李恒的歷史。與張弘範又自不同。我說句粗話。他竟是個雜種。何以故呢。他本姓於彌。是西夏國主之後。唐朝之末。他不知那一代祖宗。做了唐朝的官。賜姓李。後來也有做宋朝官的。到了韃子入寇時。他的老子李惟忠。方纔八歲。生得眉清目秀。被一個韃子的甚麼王。看中意了。把他收留撫養大了。纔生下他來。如此說來。他雖未見得真是雜種。也和張飛罵呂布的話一般。是個三姓家奴了。閒話少提。却說李恒本來就隨同伯顏。入寇宋室。到處蹂躪的了。此時封了副元帥。更是耀武揚威。和張弘範兩個帶領大隊兵艦。要尋宋兵廝殺。這天聽說有宋兵投降。便同弘範坐了中軍。傳投降人

進見。陳懿不免唱名報進。弘範問起來歷。方纔知道是個海盜。不是宋兵。不覺大喜。取過空頭劄付。填了個行軍千戶。給與陳懿。李恒道。陳懿是個強盜。只怕未可輕用。怎麼便給他劄付呢。弘範笑道。只要他肯爲我用。便是好人。那個管他強盜不強盜呢。況且我要尋文天祥踪跡。正缺少一個嚮導。何不就用了他。豈不是好。因問陳懿此時文天祥在那裡。陳懿道。此時在潮州練兵。弘範道。從此處到潮州的海路。你可熟悉麼。陳懿道。我在海面上行走十多年。莫說到潮州。就是附近廣州、惠州、以至雷州、瓊州、廉州一帶。都是熟悉的。弘範大喜。又加了一副委牌。委他做了前鋒嚮導官。陳懿拜謝了。弘範便叫他帶領大隊向潮州而去。此時已是十一月天氣。北風大作。乘着順風。不一日到了潮陽境地。沿海居民。看見大隊戰船。塞海而來。一時奔走號呼。哭聲遍野。扶老携幼。棄業拋家。都往內地亂竄。天祥聞報。忙忙上馬出來。曉諭彈壓。却那裡彈壓得住。一時軍心大亂起來。部下的一員將官劉子俊。忙來報道。兵無戰心。勢難久駐。

看看敵兵前艦。已經登岸。不如率領衆兵。由末將保丞相先走。留鄒將軍斷後。退還海豐。再作區處罷。戰聲未了。探馬報到。韃兵已經登岸。追殺過來。天祥急忙回營察視。只見衆兵都慌做一堆。料難驅之使戰。便同劉子俊、宗禮、杜濟及一切衆將。率領衆兵先走。留鄒淵斷後。指撥方定。張弘範的兄弟。先鋒官張弘正。早已追到。鄒淵截住廝殺。只因兵心慌亂。不敢戀戰。且戰且走。猛不提防。一枝冷箭過來。把坐騎射倒。將鄒淵掀翻在地。張弘正趕馬過來。舉刀要砍。鄒淵大喝。韃奴不得動手。連忙丟了長槍。拔出佩劍。自刎而亡。弘正下馬。取了首級。仍向前追去。却說天祥等正走間。流星馬報到。鄒淵已死。追兵將近。只得捨命前行。走至五坡嶺。人困馬乏。看看追兵已遠。便傳令劄住。兵士解甲休息。摘去鞍轡。放馬吃草。一面埋鍋造飯。正在山前列坐。忽聽得一片胡笳聲響。韃兵已到。一衆軍士。亡魂喪膽。正是人不及甲。馬不及鞍。宗禮騎了無鞍馬來戰弘正。不十合。被弘正一刀撈落馬頭。宗禮亦自刎而死。劉子俊急挺槍來迎。正縱轡